



白華樓藏稿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編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峰序

予少時聞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避去而
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輒以兵法授子房卒為
帝者師予固已恠之已而舉進士從長安邸舍
中瞰予同年友青峰汪君當是時宰相竒君才

自華樓稿卷之六
欲驟顯之君獨辭謝不受時時稱病閉戶鈎簾
諷養生家言又時時從養生家尋異人煮丹砂
可化爲黃金者君悉與之深遊而得不得君固
未可知間以扣君則君每自竒身固陸沉金馬
間而其心未嘗不遊於終南少室之深者也因
貌君君兩眸凝然若水碧之時數烟霧起雖予
亦不能以不竒君也已而君且浮湛郎署者十
餘年一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持兵璽擊海上賊
遂以知兵名未幾來叅吾浙藩君復能吐胸中

之竒以佐總督胡公卒之元孽授首而吳越以
寧豈韜鈴叅同其說相表裏彼河上公所稱翁
張予奪攘無臂仍無敵君固能倏焉取之爲養
生訣倏焉取之爲兵家符而因以出而將戎伍
耶總督公䟽君功擢廣東按察使以行予因謂
公安期生黃石公兩人者旣羽化仙去世固不
能求子房得黃石公秘方其亡暴秦誅項王而
漢皇與之剖符封列侯遂托赤松子以自逸君
得無猶有翩然自喜者乎 國家尚多故君第

去他日候君功成受爵道東海上予固當從君所好而竊願有以請也

贈穆明府序

世之刺州郡之吏者豈與孔子之旨或同或不
同耶孔子之羣弟子其以才推擇爲吏顯名於
諸侯者甚衆咸不之與而柴之愚則憐之憲之
貧困甚且敝衣冠而不能以朝夕也則愛之周
之若求之藝而或爲季氏厚歛也則擯之又從
而與二三子鳴鼓共攻之孔子豈不知賦訟甲

兵之間彼之可以幹局焉而辨而此之否也特
不忍廉且墨者之相浮湛恣睢不得不爲別黑
白正人心以待天下之來世焉云爾吾郡穆君
蓋世先正文恪公之教以飭其躬者也其來判
吾郡也三年矣吾不知其它至於郡之人不敢
以一絲一繒一蔬一魚入於其庭君亦不敢以
郡之一絲一繒一蔬一魚而汙其名斤斤乎庶
幾古之廉而無欲而嚮所謂愚且貧困者之迹
也今卒坐不稱移官以行嗟乎孔子君之鄉人

也其歸也過孔子廟宮幸爲酌之以酒弔而下
之曰其爲彼乎爲此乎聞孔氏禮器猶在堂君
雖不免於刺州縣者之口其猶及免孔氏之鼓
也矣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始閩中張公故嘗綰縣綬令我烏程其所以字
縣之人者甚勤也已而入爲戶部尚書郎以行
他綰縣綬者來或稍稍不相及矧軍興來海上
烽燧數內嚮而縣且蕭然矣於是黯然思公而

漆漆於公之曩所爲勤而字之也低徊涕洟相
與伐石紀其事碑在縣郵亭下爰之

天子

愍湖郡濱海上甚著嘗得良二千石拊循之特
察尚書郎張公故嘗令湖下邑而以能名著於
是佩公二千石印綬出典郡太守事而公之函
檄而至也縣之吏與民前諸州縣走數百里遮
道而逆之郊諸州縣旣以得隸故烏程公爲慰
而烏程人又自以故且席公之愛也無不人人
喜公顧見故吏民亦灑然解頤有不知所以然

者居頃之會公履始生月日諸州郡各帥吏民以稱觴入壽於公而烏程令荆君察縣之吏民所銜公者深又不當例他州縣也於是獨謀所以壽公者於予告之曰君將同諸州縣進酒炙炮牲體纍纍然效華封之祝已乎抑亦按縣印綬即公所故佩處也特條畫其令補緝其政且首他州縣以申公之遺愛已乎茗之水卞之山於古今無以異也曩之井里溫然猶續之挾也雖以烽燧之未及也而公所以拊而字之

若彼也今之井里則頽然易子炊骨者之相望也雖以烽燧之聿至也而後公者所以拊而字之者若此也公之去而吏民相與愀然志以思再至而吏民相與躍然佚以愉此於其中必有所以杳然入乎肌理漸於腎腸有不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葺於其間者古之人愛其道則及其樹樹且勿伐焉而况於君之繼公之政者乎漢人之歌南陽者有言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盖言畫一也君視縣吏抱牘以過公所按行故

事猶一一在君衣帶間也君得無意乎君能之則公之愛不特在烏程而諸州縣且有以觀風於君也已客有以其言聞於公公曰善遂書之

再贈宮保胡公序

總督胡公之縛王直也

聖天子既憐其功

特下有司議之加公太子太保及從事諸將校以差予於郡太守張君某之請紀其事也蓋嘗按公之所以縛王直與其始之所以俘徐海並由帷幄間以收戰鬪之功或古名將所不及聞

有識者並頷之而公頗亦稍稍自喜然此特疏公之舉旗斬馘之槩耳而至於公之以身殉國之隱則未之及也自古大臣之以身捍國家者其利害常相權苟權吾身之利害與國均身安而國安身危而國危此猶其淺者而至於如彼則身為虜而國家可無恙如此則身或可免而國家之患殆土崩而魚爛所謂事機之際間不容髮當是時必置其身於榮名死生之外者然後其氣安閑而吾之舉措一而不亂方海之遍

引諸島夷併力而寇也分他酋以劫吳越江淮諸州郡而自引部下最驚悍故嘗格鬪中國者數萬人突擊乍浦脅錢塘以撼金陵公於其時收卒不滿千人而欲倉卒起而支之公策欲戰則力屈欲遲之以待戍兵之至則遠不及於是不得已厚遺諜者直入海所擁歌唇舞袞之間以羈誘海而又從中朝衙幕縱以攜其黨此於其間情甚微矣而中外之士或不察疑者與忌而讒者日且盈道路四面而起予時過公壘公

左手籌軍吏右手飲醇醪若忘敵然予間以色危之公獨引劍畫地呼謂曰特於國家事當不當顧吾則唯以此報 朝廷耳君何憂嗟乎然則公之許國亦已審矣氣之至者可以開金石貫虹霓公之心有所獨殉而忘乎榮名死生之外此敵之所以紛拏轆轤不踰吾筭而卒爲吾虜也於乎古今來覆敵之將易而殉國之士難若公之縛直與俘海有司之所得而言國家之所得而賞他日史官猶得而書之而至於公之

區區以身殉國之隱則直與海之所殺而不以
怨雖鬼神有不能窺其微者而况於世之學士
大夫乎况有司之所得請而議其賞乎又則公
之誼當或零落蕪沒於好議之口非惟史官不
之知雖稗官野議亦或所不及載予是以悲之
竊因德清令沈君某之請而輒有所云云且以
語後之欲以功業自喜者必一其氣於榮名死
生之外以殉國家如公焉而後可也

贈范中方叅政河南序

中方范公之督學予浙也一切文章經術既採
兩漢以來閎深典雅之旨風厲學士而其為人
色和而內剛莊而思縉紳大夫樂與之遊且上
下也及擢河南叅政藩臬諸君子相與欵戲咨
且不忍其別以去又按故事督學大夫以最聞
者例得入補卿寺公既以治行名當世世共推
挽公鱗次執政矣不及補而補河南頗疑之予
按國家輿地圖而系之言曰聞公轄南陽南陽
者天下咽喉也西窺武關南捷襄鄧北及宛葉

成臯之間故楚漢以來侯王百戰其地四方無
大故則已不然鼓鼙之聲烽燧之跡且四面至
也國家非得重臣以臨鎮之得無南顧之虞乎
况其地上深而厚世稱抱道術龍卧其中又他
多強弓悍弩淬甲利劍昔人所稱韓之勁一當
百即其處也公過之試停車而望雲霧草澤之
間當必有奇掘魁壘超躍踴宕之士出而從公
遊公倘籍而羈之蘇文忠公其亦無憂豐沛之
士矣乎較之領卿寺諸曹又孰得孰失也或曰

然因書之以為公贈

贈歸少參赴滇南序

脫稿後不及投
贈奔之篋中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蹂通
籍迄衰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
部縣又多擇便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
其左遷即孤矯之士無厚援者爾間獨按古傳
記彼所謂奇節自喜之士或自請使絕國其飄
忽魁岍之氣若非世之間里兒女之情所得而
羈且濡忍之者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陰求天下

之士而頃聞長洲歸公來方其由給諫言事出
僉予浙予頗疑其孤且矯矣越三年又參滇南
以行滇僻處象郡百越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
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公引車之日無離色予
祖觴錢塘道上且謂之曰聞漢武皇帝嘗於長
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昆明以習戰彼
其氣若此此所以能鞭撻四夷也公今入滇當
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間覩伏波將軍所
奮立戰功處得無有翹然自喜之心乎噫嘻公

備圖其山川道路之勝以歸令世之仕宦故不
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予又知其當爽然自失
泚然汗發霑衣也矣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贛之寇介閩廣及江西諸省之州邑而窟而又
阻大山長谷懸崖塹壁翳林深菁嶽巘截壑自
以爲猿猱之所不能越飛鳥之所不及度一切
戍兵所不得深入而驚擊之者其深入也我爲
客而彼爲主而勢不能久留彼且得陽壘於其

西以捍我而陰穴於其東以避我故馘未及懸而師已疲矣不得已而橐甲以歸又未幾旁界之舉燧以聞者不旋踵而至或者共難之及予間嘗讀陽明王公所剿泃頭橫水桶岡諸疏往往謀其中之所向背乖其中之所耳目掩其中之所不及礮石列柵以圍我或爲翔而驚或虎踞而待或火篝而突或糲冰而伺當是時窟贛之遠近故爲患者鳥舉而魚逝千里之間連蜷震怖不敢出氣而數十年來嚮所故爲患而若

解船之嘯號風雨夜至者則又稍稍起嗟乎贛即故贛也豈非係乎守之者之能與否與杭州太守陳君之視郡也法而練介而溫嘗擊治下已有古渤海之遺焉久之以能聞天子憫贛多盜特徙按察副使佩印綬以行予於其去也錢之錢塘之上而告之曰君之入其境也即陽明先生所故嘗提戈處君按其故壘而訪其遺事得無有朝引而夕禊者乎予竊書之以俟君不知他日君過焉以爲何如也

贈荆烏程序

雲洲荆侯之蒞烏程也未幾輒有聲而部使者
按月日猶不得書其賢與能以聞於朝遂檄
而獎之而其寮黃君輩及邑之諸父老以知侯
之深者莫予若相與請予文張其事予頷且久之
顧草未屬也或疑予後焉予竊惟古者史氏
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勲勞捍大
患也不以書其餘百執事中材以下一言一動
之中擘畫則汲汲焉以書其於韓彭之戰非破

趙下齊擊魏滅楚裂千里之城邑而殉也不以
書而絳灌之屬自舉一旗斬一馘以上則悉書
若此者何哉非與名公碩輔之後而獨與百執
事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而事
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百執事以下則其賢之
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惟古循吏
之爲聞於時者亦然終其身以郡縣顯者則以
郡縣書然亦擇事而書若溉田若種樹若治盜
其爲時久而有功德於民鉅者而後書他則不

書苟鉅矣及表爲九卿封列侯而又有他勲德載在國家列之鼎彝也則亦別爲列傳因附以書而不屑屑然以郡縣書古之於才賢之士所因其善之微與鉅而書之或勤或後或詳或略也固如此若今之郡縣之間其才且良而按月最初者監使者始爲檄而獎之爾若期月上則疏而聞之矣其尤卓犖過人天子或下璽書召之矣又再則於其立像而祠之而伐石而誌之矣以予觀於荆侯才完而鬯職敏而

練且勇悍之資儻偉之氣不數月而民席之如父母嚮之如神明數十年來所間見者以彼之

異時游列卿當爲

明天子名公碩輔而

所以燿天下而垂後世者蓋未艾也若今之部使者所檄特自下車之始政者言之耳而後之疏而以聞於天子相鴈次也天子之或爲璽書而召與邑之所以不忍忘其功德而相與祠而伐石焉略其微而撮其鉅以書於以

備采風者之錄而附之史氏之列傳予皆有所不能拒而予亦不忍於終默者又何必今之區區部使者所檄而侈而書之也哉或曰茲亦可覘侯之得民之始矣故併序之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江浦輦轂下邑也多中貴勢人者之業與金吾氏之邏卒稍稍龐雜其間又縮南北舟車水陸之衝朝夕飭厨傳治供張以奔走爲能或謂石潭先生質行君子也不當煩以此予謂之曰蕭

君抑聞老氏所謂靜勝躁柔勝剛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乎世之士以氣自耗者也以氣自耗者蔽故其智內困於毀譽利害愛憎情欲外疲於獄訟賦役簿書米鹽一切市交炫名之私得以熒惑乎其間故邑之劇且肘轄者或爲患君以道自勝者也以道自勝者達其智恒游于世之繳矰網弋之外而彼之所共勞乎其形悴乎其神者並不得以撼君而鬪君而君獨超然若曠蕭然印綬而南嚮入而治文書出而采風問俗

於其郊即如向之所謂中貴勢人者與厨傳供
張者朝且夕於君之襟帶間予固知君應之甚
暇矣故予嘗謂宓子賤之彈琴與巫馬期之戴
星勞逸不同而孔氏以來學士大夫之所折衷
或不以彼而以此者盖有以也邑阻大江上多
山水之勝都城宮闕之麗及我 高皇帝開
國之遺烈徃徃在焉君能移其治官之暇為我
賦之否乎倘為寄之山中予受而讀之固可以
覩君之政矣

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繇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
之方力構其罪賴 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
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
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虜數內犯而帥
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虜之出沒不及飛一鏃
以相抗甚且及虜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
野行者之馘以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
夫兄之哭其弟者徃徃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

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營刈我
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歎歔而以其所飲鬱
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
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
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
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閭寄
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
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
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

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
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
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
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
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
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
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
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

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
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
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
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
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
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
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
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右予所爲青霞序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蓋
僅得覽覩其所爲小言鳴劍及籌邊諸刻而
序之者也已而卒讀終袞中多斷簡訛字以
之覆青霞所故寄予者或亡或多不合予因
前扣伯子敬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
什一耳予少隨先大夫几席爲文章先大夫
每落紙輒自喜屬敬繕寫累四十卷而予之
從塞上返越也業已哀次成帙將攜歸入刻
而先大夫不可竟留之篋中比予歸而先大
夫之始發難也督府以下故受宰執所嗾欲

八華樓和卷六
搆之他罪以爲功而外又以先大夫所從塞垣擘畫戎務一切便宜緩急類多與諸將帥以下不合甚且即其閉壘養寇詐馘奏功者往往發之篇什而其所最忌者方大同右衛之被圍也先大夫數移書促督府乘間勒兵襲虜破圍督府業已謝如約已而督府公懼慙竟不敢出兵城之圍凡六匝月幾陷者數矣而三戍卒從圍城中突圍出走也其二人名某某者入以告於督府督府立笞斃杖下

其一人名某惶怖乘間走乞食道上或問之輒涕告前狀先大夫稍就問之益憤激嗚咽爲書萬餘言以告督府大略並指陳虜之虛實及縱我兵竊擊之槩將以聳踴督府公也而文詞間又稍稍侵毀督府督府愈窘不自安且恐先大夫以其事聞之中朝因闔某御史互爲飛語上疏以搆殺先大夫而又懼先大夫所著文辭稍及流布則其中所載情事多與疏搆者不合它日士大夫或按其事而

八
身
集
稿
卷
六
覆之禍且不測也於是即日籍没予家因發先大夫所篋留故帙並燬之而又以先大夫帷中故多弟子諸弟子必有副本藏于其家復榜書于市凡藏某遺稿片紙隻字者即按捕同罪於是先大夫帷中諸弟子相錯愕股慄輒悉以燬而今所僅存者特小言鳴劍籌邊諸稿故已入刻者而兵說八十一首及它所著詩什與蘇司馬以下書則諸弟子間武國忠所獨以死抗而私藏者也然武亦業已

窘陳所手繕稿欲燬甫焚香而禱腸若刃俾者俄仆地若墮夢先大夫緋衣而劍叱曰子亦燬我之遺文以媚帥府也乎遂驚寤於是大怖即掘地爲窟而以稿藏之故稍得無燬然督府又以
恐爲先

大夫訟其事於朝也輒移檄過浙并收捕予比逮繫過督府予泣訴無他罪狀督府曰爾父好著文章詆訶當世爾其悉出之吾猶當爾貸予以實聞督府益發嗔厲聲榜笞不已

明日送御史臺御史臺復如督府狀榜答不
已誠守獄者三日內以絕狀聞當是時予亦
分死矣翌日忽聞給事中吳公時來劾督府
及御史罪狀詔收督府及御史臺以下予始
獲出獄及出獄家已散而因遍從先大夫諸
弟子泣請故稿卒無可得晚僅得武君所穴
地而藏者如此其中斷簡脫字則又武君故
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所私相口熟而傳
之者其令溧陽令荏平令清豐及錦衣諸稿

則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錄之
者也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予聞而系之
以言曰嗟乎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構而以
罪奪其官或沒其身窘其妻子者有矣未聞
有并其文章而燬之者宋歐陽文忠公嘗痛
蘇子美之被宰執擊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
爲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怨
家仇人嘗出而擠之死矣然其文章已自行
於天下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嗚呼青霞之

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係繫其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燔之其慘割獨至於此又安在其不能毀耶嘻亦可以覘世變矣

贈黃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予嘗按秦漢以來方其困於戰鬪離合之際則世之一切材智辯慧瑰瑋倜儻之士並得以乘間搆會售其所長以自見于世傳記所稱奮於牧豎起於鼓刀者何可勝道也天下稍屬晏然無事則上之人操品資循繩墨以隔絕天下之

士天下之士非尺伍不列非鴈行不進雖有異能崛起者亦共爲之偃蹇浮湛於下寮而不復敢希覲上之人離品資劉繩墨而任使之也已今之世海內爲一車書會同然而北困於虜南困於夷海閩廣之州荷戈而鬪者不可勝數抑所謂外若晏然而中寔未嘗離於烽燧之警鼓輦之馳者而世有材如歙州蒲江黃君者顧猶特以貲爲郎來丞吾烏程嗟夫君非千里之鵠而羣鷄鶩而啄且唼者乎君渥顏長髯機穎絕

倫每與語及當世之務若于將莫耶之剗犀兕而截鯨鯢也予頗竒之又三年君始以能改甘肅行太僕寺簿於乎甘肅者界陝以西所當漢之燉煌之地即武皇帝所城築以斷匈奴之右臂處也君生平過州邑好觀山川形勝城邑陜阨指畫古今利害得失之際君今躍馬而過之得無翹然自喜露彼所謂材智辯慧瑰瑋倜儻之竒如古之邊郡之士而置塞以聞者乎天子春秋高其厭亂思治也久矣或旦夕下

明詔徵跣跣非常之士而驟顯之其及君與否抑未可知也

贈林金壇給由序

友人金壇簿施君於其令林君之以考輟行也墨其所曩爲令溧陽而碑者且移書以告之曰茲碑也即故司寇南坦劉公所手次其溧陽之德政者也劉公於君爲襟帶交其不輕許可人君所知者其所稱侯明法而廉吏民於其去而不忍忘之者若此可以知其人矣君得無意乎

又告之曰侯之令溧陽特由其始釋褐縮

天子印綬出吏茲土况特以期月爾其再至金壇也則侯之習國家之法者日以深所問風於其土而能盈縮之者日以洽二三年來數遭凶旱水溢侯之所以日夜吐哺而捍救其間兩漢循吏傳所載桐鄉以下不是過也曩溧陽猶特以其邑阻輦轂下所當鋤奸讐猾之政數多故於其去而輒思之爾若吾邑則侯之所以字其吏民也徃徃出於世之俗吏簿書期會聽斷

役賦之外而吏民之相與德侯也抑徃徃非簿書期會聽斷役賦之所能盡而但乎中藹然繫乎父子兄弟肉骨手足之間而不忍其去者侯未行而吏民之思相與縮車而遮道及伐石而鑿碑者已介遠近矣侯之所習於民者如此君好文辭而海內之名賢學士因君之評次得失以爲重於時者多矣君抑亦肯爲引譽其間以遺於世乎已而適予故所令丹徒吏民過焉以施君之言覆之盖丹徒於金壇爲齒錯壤其所

稱述林侯者亦大較與施君之言合予因低徊
久之爲之書以復於施君曰前繇劉司空所爲
碑系則侯之治深與深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
而不忘者可知之矣後繇丹徒吏民所口則侯
之治金壇與金壇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
忘者又可知矣按侯治行當與兩漢循吏傳所
載無以異予雖未及面林侯然古之人有讀其
書聞其遺事願爲之執鞭者而况生而幸及與
侯同時乎幸爲告侯曰侯之茲行也當入爲

聖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且次跡公卿矣然所當
朱轂而馳予雖不能從抑願以夢思而參乘乎
其間侯其許我乎否也

送沈伯子赴塞上輦其父叅軍公遺骸返
葬序

予友叅軍沈公之上書忤宰執也賴 明天
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宰執既深憾公及
其徙塞上又嗾諸將帥以下互爲飛語以搆之
公遂坐誅并繫縲其妻子至不得收葬當是時

海內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共爲歎歔流涕而悲其以忠受戮顧不敢訟其事於朝而公之骸亦遂稿覆塞垣下迄今未返也已而搆公者以罪去又若干年故宰執亦報罷而公之子敬久匿名姓竄山谷始服衰出因以遍謁公之友及其門人故吏將謀所以輦君之骸而歸葬之也予於是解囊中金以投之而告之言曰屈原忠於楚故以其身投汨羅而不悔伍胥忠於吳故以其身爲鴟夷浮之江而不化先叅軍之以忠

殉國家於原與胥無以異者夫其視死猶之生也塞亡即從塞覆之矣吾聞季子之葬其子也猶特寄於羸博之間故叅軍其肯以沙翳蟻引之骨嚮兒女子窺木爲匱剝藟爲緘纍纍然必返乎故丘爲耶於是敬聞之泣予亦泣因解所佩劍以挂之左肘而復爲言令告之叅軍曰叅軍雖已沒而其忠義之魂猶當憑塞垣之戰馬而陣嘶者其能躍予所贈劍而以之衝擊虜騎也乎雖然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故狐之

白華樓藏稿卷之六
死也猶首丘况 聖天子覺寤近已罷參軍
所故詆宰執曩所熒惑國家者一切屏去改絃
而聽海內外之士喁喁嚮風矣參軍其及 明
時以遺骸而返乎中土雖沒其身猶不及其身
之後也乎敬聞之復泣予亦泣因書之

白華樓藏稿卷之六

白華樓藏稿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毛人姚翼翔卿編

記

季子廟記

季子廟之在丹徒者予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
遷撰次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
子所食於吳之采邑也而延陵即今毘陵去丹
徒縣二百里土之人非其故君特廟而食之豈

愛其道與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中父老歲時
伏臘走爭之以禳年攝福田而廟址舊隸鄉大
夫吳公所爲別業山之隘頽甚公間請有司改
廟於其山之最高處予過謁之而攬所爲江流
金焦北固諸勝若左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馳
而宴遊焉遂屬予加亭於其前而爲記其事問
於予曰季子之讓國非與何傳春秋者謂孔子
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書吳子使札來聘
不稱公子示貶也予應之曰非也季札使魯在

餘祭之四年又夷昧立十七年而卒而始致位
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夷昧之子
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閭弒之由是言之方其
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陳詩而假
存亡攷小大蓋浸浸乎有禮矣弒之事未光也
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其二十年後
去國之亂而預罪之哉曰然則孔子其與之六
曰春秋之世臣弒君子弒父以力相攘而成篡
殺之亂者踵相接其能以兄弟遜國於其間者

於商得太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焉又五
百年而後季札者出紹明太伯之風彼其履視
千乘之國而世之所稱分茅胙土聲名文號之
寵澹然無所緇於其心泠然若蟬之飲露而處
焉然後能舉而蛻之其於春秋之世何如也而
孔子惡乎不與之哉使其非與之則何以爲之
哭其死而題其墓也然則傳春秋者妄與曰蓋
未能明乎季札父子兄弟之間而何以服其心
也太王之授季歷也泰伯仲雍相與逃之荆蠻

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以推太王之
意立季歷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爲文王使當
時泰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死而立其子制也
季歷其能以一日朝泰伯仲雍而南面於其上
乎而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
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去之或髡鉗
言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夷
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中子之義以及
亦祭而然後國有定君也季子而一日在吳則

而樊以爲父之遺命蓋嘗告之先公之廟書之
而冊布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
之義以次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
卒而夷昧也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
而心習之矣及夷昧之卒也而莫之立季札始
窮而逃焉闔閭其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
哉胡亥殺公子扶蘇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
子扶蘇一呼而天下大亂且闔閭不言國人猶
陰挾而議也况闔閭之雄狠其於公子僚鼠畜

而犬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而進專諸其篡弑
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內外之釁而季子猶
位僚肘腋間故不敢急逞耳吳伐楚喪而季札
且出使晉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闔閭囂然
其左右也能無動乎哉故其言曰吳方外困於
楚而內無骨鯁之臣是幸札出聘之詞也然猶
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不吾廢
者其義懼於心之詞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
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蓋已早諒之矣季子

必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
之不之去當言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爲太子諸
樊不從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夷昧之立也必
當以闔閭死爭之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
所有也不吾從吾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
子他日兄弟相篡弑也夷昧其能不聽之哉季
札內無所處以授夷昧外無所處以待闔閭廼
欲嘿然以去嗚呼晚矣予故竊謂季子非不當
讓國而去惜其去之處乎父子兄弟之間或未
書也雖然復命而哭諸墓終身焉不入吳之市
季札其始終能自靖以持亂矣其履古之仁義
之遺者與公以爲然因書之爲記以質士大夫
之過廟而謁者

讀易軒記

予同年友衢州徐君可繩因郡守李公所遺宋
浮屠氏廢宮曰桃溪者廼即其址築室數椽棲
詩書之業焉又以家世受易因扁其左曰讀易
軒使使請記於予予嘗見學士大夫之抱六藝

者憤秦燔其業詩書禮樂春秋或亡逸者過半
非全經或偶錯見諸家所獻爲全經又出當時
所散遊儒生各以其私臆之說而爲枝葉者甚
衆詩之補亡春秋之五傳是也唯易爲卜筮非
秦所禁故得與神農氏種樹之書共存漢興首
立學官到于今博士弟子紹明之者衆故易之
傳備矣然攷漢起殘脫之間昭宣元成學士大
夫不得盡通六藝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
及所稱一藝詩或爲雅或爲頌書或爲說命或

爲洪範五行禮或爲禮服之類國家有大疑難
則公卿各得以執所受經大義次對有宋以來
程朱諸儒羣䟽六藝而折衷於孔氏盛矣易爲
最著然學士大夫明經其間今扣其用反不若
曩漢時章章指覩可書之簡冊播於後世何哉
豈非太史公所稱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過與
曰非獨然也所由來遠矣蓋六經非自外來也
易也者易也聖人者觀於天地陰陽剛柔之化
察之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上下內外之

位叅之乎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以明其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用者也畫卦於包犧爻彖於文王象於周公繫於孔子易之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孔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而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無大過矣此易之旨也自魯商瞿沒而易不得其傳幸不燔於秦而獨囂亂繁蕪於百家之口凌遲迄乎今其紹明之者愈出而愈不窮其言之旨愈近乎正而愈失其用易

之學或絕蓋秦漢之間諸家者或以陰陽推步月令災異言易或以風角遁甲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言易此爲易之說甚謬然或中或不中其後有公老氏之旨而以致虛守靜言易又養生家本之爲坎離內外金丹黃冶變化之說言易其他瀆亂不可勝數彼咸所謂各翦易之門戶而非其正也然稍能因之守其所爲靜而致其虛則於聖人之微亦合者有矣周程以來今其傳疏之旨具存可謂易之

道燦然無復疑者近代學士大夫又踵之爲科
舉之學出焉今之三尺之童操觚於有司之門
而應其求者呶呶然自謂非聖人之道不存於
思非聖人之言不落於紙而其間稍通文辭者
試亦輒就第肆然可僥倖於明經之科然究其
實則入耳出口而其所不亡者無幾矣故曰周
之亡也文不勝其弊古之人所稱秦人燔經而
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者此也被言漢儒且然
而况於今乎顧學易者當何如以求之予觀易

之道無所不備然其爲書起於中古深於憂患
者大略審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闕
而致其用者也故曰厲曰不利有攸往曰元亨
曰悔亡曰無咎凡以著吉凶悔吝之戒也愚故
曰易之爲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貞
者正也予自罪斥以來其所憂患者日深故易
之凶厲悔吝之戒日以怵惕危懼於心而要其
變與占之大端當不過曰不失其正而已學者
於此苟能反而存之則自筮仕以至沒世或爲

富貴或爲貧賤或爲夷狄或爲患難所謂蕩然於世波之外彼將有無入而不自得者矣此於孔氏讀易之旨爲近合之周程諸君子而不甚舛異者或非秦漢晉魏之際儒生所說也予友徐君深於易而非徒以科舉之學應有司者故不敢隱其所嘗學易者之義而因書以質焉

濬縣學題名記

濬縣教諭陳君綬擢翰林而去也予嘗爲文贈之大略推三代盛時所以尊師者之得及隋唐

以來不能如是者之失且慶君之擢異等頗近古也君且行又睹學宮舊無題名懼其去而無傳也迺采縣志及括學宮所隸書廡楹文牘之間者明興以來百八十年僅得氏名若干人然年次地理或攷或不可攷其餘已盡零落而縣之弟子不復能言矣迺歛歛低回久之買片石鑱置諸明倫堂左壁書其前所括者之氏名而請記於予且其言曰吾聞師也者所以推孔子孟軻之道以與弟子共者也 國家罷去

春秋戰國秦漢晉魏之際所爲客遊與公族之士而採隋唐以來明經進士之法稍折衷之非由肄學宮而至者不得錄高第盛矣獨以其官卑不得與州縣百石之吏並是以天下豪特喜名之士不樂爲其官其乞官而至者率困於衣食而古之所謂爲貧與養者也爲師者以升斗之祿之吏自視而不暇考孔子孟軻之道以舉其職爲弟子者亦以升斗之祿之吏厭視其師而不復知謀孔子孟軻之道以脩其業間有志

者輒相嬉笑之以爲迂濶所與羣而遊也特稽聚散簿書與歲時廩既出納奠菜籩豆之常以苟朝夕而已爾寧暇留意身後之名相與感慨指顧其間者乎間觀今天下中外之仕自州縣之吏以上類多鑿石識名氏與其年次地里銘諸室陰其人去且沒後之人徃徃得次而攷也不必鉅勲盛德侔古之人然後矢歌陳其形容稍稍與否猶能指言之也故徃者有繫而來者多鑿顧予屬獨無所識豈世之乞茲官者率

無所爲明孔孟之道如彼吏業足以有傳者乎
何寂寥若是以爲甚悲且恠也茅坤聞而系之
曰由陳君而前未有題名氏于壁者無所名人
可也由陳君而後留名氏于壁者相次矣苟卒
無所名人嗚呼可懼也哉

沃洲記

沃洲侍御呂公之乞疾入越也爲書於予曰會
稽者天下之佳山水也昔人稱襟海帶江爲東
南之最而沃洲則逶迤蜿蜒綿邈縈複跨剡溪

傳太白插入會稽東南百八十里而四明枕其
北天台華頂赤城經其南其左右則天姥石橋
金庭石鼓支遁嶺諸勝或虎蹲而拱或鳥啄而
俛或倏而見或倏而伏而葱龍蔽虧吞吐綽約
若高堂曲池之宴而顯客貴游綺羅琴瑟燕歌
趙舞納於几御者不可勝數而山益深則泉益
冽徃徃芳岑崩壁層丘盤谷之處當夏而寒臨
冬而燠雲歸而暝雪齧而潔而又有前朝之木
候時之禽露竒售恠於叢篁裊蘿啼猿嘯鼯之

間其四時旦暮花鳥或與人間殊別於是沃洲
又特稱爲會稽東南之最然惟其深往往達官
長者不得而至必逸名恬寂與夫騷人政客然
後捫僻躡邃得棲且遊於是焉而予侍從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入或忘軀昧死效忠於
時而多不偶出或持節擁傳巡行風俗擊去大
奸猾吏又稍稍構怨慙挂眊眊而讒言禍機暗
射旁覆世固非予所適也予家沃洲山之下今
又多病將歸隱於其中日取老氏書以自諷詠

而庶幾無名爲務焉子其許我不乎且爲我記
之予未及復公以公疏薦得推擇爲儀制郎又
調爲司勳未幾坐他構徙爲判洛州上廼得歸
書以問於公曰沃洲公今何遊乎其采藥於曩
之所謂天姥石鼓之間而宴歌躡踞其中者乎
予固以公之知爲重於時抑竟不能不以公之
知適爲譴訶於時也借令予早自能審時合勢
從公遊則沃洲山川旦暮烟雲花鳥之狀方飽
於吾目其泉聲鳥音之異悅於吾耳而所稱逸

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之寄吾將徜徉恣且於
心神胷臆之間且彼老氏者謂世之是與非不
吾聞而世之所構亦不得吾絀而媒孽今又焉
得至是乎嗟咄吾且去矣於是次第其言以復
公且邀公爲買田結廬於其遠近亦將以上鄰
於是也

灌園室記

予之謫判廣平也以其地故饒秔稻菽麥魚鹽
絲枲之利以爲養而趣供上賦稅不習訟鬪號

爲事簡而易治故卯出而聽政太守之堂辰拊
而退竟日少見吏人而涉旬月無所事治文書
予是以以其暇日相私署之左得隙地可畝許
廼翦茅治窪而爲之設畦倣古人種圃之法每
畦縱長六尺而得其數九衡廣四尺而亦得其
數九凡八十有一悉土之所宜茹葵瓜菽薑韭
芋菜之屬而分錯樹藝之其壤旱乾不近泉又
爲穿井及泉而幕以桔槔予徃徃躬汲其上而
疏流以灌而畦之上舊有室三楹蓋蕭然頽堵

不可以棲誦也予稍稍葺構前又束葦爲軒如其楹之數於是囊其所載嶧山石鼓籀篆分隸及仙傳樹書釋經道言騷人史氏之遺文若干卷左右列於其中當其灌之久而疲也入而偃卧諷詠以自適間覽小雅巷伯之什楚屈原卜居漁父諸篇爲之泫然嗟咨長嘯而歌歌闕復就灌或命童僕佐之以酒蓋亦欣然樂也而顧童僕亦時時來助予灌然自莫有識予所爲者予因遂字其楹曰灌園室云客謂予曰昔者尚

書吏部郎以子擅天下士大夫之譽久矣而謬以之薦於天子天子以爲私人也不

可故震怒竄逐至此子大夫不務佐二千石朝攷夕警糾法勤施以宣布主上德意而彼

區區灌園古之逃世自放者所爲也曾不聞佩印綬而效傴僂母乃遠其志者污其身逃其影者頽其形何不早自引決而故爲徘徊混濁於斯乎予應之曰固也然予今日之吏茲土非仕而譴也而譴則吾惡乎自適哉竊見聖天

子方引良二千石鬯仁海內與民休息而太守
小譚唐君政務近民民足樹藝而不輕犯故野
無狗吠之警而民人至有不識長吏丞貳以下
唯守寧一而持澹泊無所欸效納職竊以爲予
恥總諸州縣之賦其官即古者田峻之遺也稍
循以簿領之暇親率畚插與圃者分功縱不能
如曩時尚書所請以表見當世姑爲浮湛薄采
田峻氏先農之流風以自附長吏之後庶幾其
不失之彼而償之此也哉予亦何敢如子之所

云遽爲汗其身頽其形以自放也期年而俟予
之罪狀既聞予以此時上
天子印綬

天子當不予罪湖水之上予頗有園廬數畝在
焉周蔭以水竹花木而較之差勝第將盛其所
爲枯槁返而灌乎其中是或可以忘世之牛馬
乎我矣客曰可予因退而鑱石書之以誌于室
之左壁

皆可園記

沃洲者界天姥石橋之間多長林美壑而古之

隱君子之所托而逃焉者也而中丞呂公間稱之以自名其廬予爲公記之舊矣久之公又擇其林壑之最佳處而懸之以閣曰可仰閣之陰俯以圖史之室曰可玩左則賓客數過或嘯或歌投壺博奕飲酒無筭懽然適也曰可游右則客且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檻列之以名花而穿竹爲亭間以自媚焉曰可君閣之西則又縱之以千百若干尺橫之以千百若干尺分畦而樹椒桂橘柚柰李櫨梨枇杷

檠柿丹粟玄棗緋桃絳梅石榴黃楊金櫻銀杏之屬一切奇卉異菓若帶而縮也曰可園園之中瞰以曲池引泉而魚因以亭於其上焉曰可泳亭之北又別爲小亭客或選林麓分曹治射曰可觀其再北則又屏田而庾之以百穀之屬曰可稼當其四時之勝幽香繁陰刻露嚴霜而無所不可也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大略訪柳柳州所以以愚字其冉之溪谷丘泉池島之勝而名之者也而貽書屬予併記之予竊疑士

之志不兩適當其王室多難四方鼎沸名公碩
卿之所以朝吏事而夕烽燧也迺若幽林邃谷
飛泉削壁則惟世之沉寂枯槁之士不得志當
世者之所適也而公之位日高其所席中外之
望者日以重而公安得移柳柳州所自汗且困
者以相附也乎故久不報公而客或過焉予謂
之曰君獨不聞達人者之適其適而不適於其
所適也乎古之豪傑嘗有躡足行伍而赤松子
之隨悲時之陸沉而執戟於金馬門以自諱為
譬之蟬方擁樹而吟而其中之蛻也舊矣而公
之所席者於此而其所引而夢思者則於彼蓋
以其所可因以遊於其所不可公之所存者遠
矣客曰然因記之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大司馬胡公督戎浙海來數以功聞於朝
天子數下璽書旌其勞與能賜之若干金而公
且聞故邑學久不及葺孔氏廟寢而下浸以蕪
廢而科第亦稍稍中絕矣因竊思古者出師必

於學及其成功而還也則獻馘授捷亦必即之
學宮而歌凱行釋奠焉所以示武事也亦所以
不忘本也吾本儒家子曩嘗入而俎豆絃誦其
中賴先聖之教以迄于今其敢忘所自乎於是
出其囊中所累 天子之賜者若干金檄之
邑大夫林君某因稍稍市材輦石帥邑之人以
從事工既竣林君偕邑庠諸生不忍沒公之德
也而相與附祠於其宮而尸祝之遣使走書於
予請系其事及其月日牲石之左予告之曰諸

君其德公之所不以 天子之金自私而邑
大夫得市材輦石以繕宮乎哉抑亦求公之釋
褐來所奮業於時者何如也蓋古之州里族黨
及天子之國都各為之學非教人以利祿也所
以即其詩書六藝之旨而達其識消其邪心養
其忠信惇儻之氣而致之用者也而學者之出
而官也亦非自以利祿為也明嚮之所服習
六藝之旨於以固其心展其才與識而為
大勲捍大患於時者也故得其人則戮

一云方雲翔焱集而馳不得其人則土崩而瓦
礫非一椽一厦之所能支得則功著於朝廷
澤施於生民銘之鼎彝載之太常斯固天下豪
俊卓茂之士所相與守孔氏之宮垣墉之以待
來世者也否則即傳之所謂毀其瓦而畫其墁
而已也且明興以來天下之學所隸邑及州
郡而上蓋不知其幾千百區矣其邑若州郡從
事之吏所及繕且無毀者什而八九其能盡以
所從事月日書之以聞于時否乎學士大夫之

遊其宮及釋褐而出仕於

天子之庭纍然

比迹矣求其勲業之著哀然聲施無負國家
者抑能章章如公否乎又何寥寥也於戲然則
公之有功於學蓋有所謂以彼而不以此者已
因書之復於林君以為記

碑

冉子祠堂碑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
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

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土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歔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

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䟽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褒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母囂亦得以苦行力孝稱內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

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
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
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
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
儒者也而亦無竒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
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
守令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
入學合射養老獻馘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
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

慨慷慕義名俠之士者也武靈王之霸廉頗藺
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宋璟
宋之李沆彼所謂蓋世之賢也然俱已頽落藹
沒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徃徃里之童子樵採
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
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
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
載名氏撰藝寔於竹帛鼎彝彝之間而苟自其所

壑游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
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冉
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
蓋將以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
呼予非閑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恠性多迂踈稍
近薜蘿麋鹿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
言皆不能矯者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
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
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既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

一章以系之碑陰令里人習歌而祀之其詞曰
桂樹爲旗兮揭籬爲車未見君子兮我心則饑
炮牲醴以薦兮湛酒于壘君子之至兮式燕與
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
陂

南將軍廟碑

予嘗觀唐祿山之亂兩河之間其所爲祿山蹂
躪而敗者不可勝數獨中丞張公巡及將軍南
霽雲輩方且擁孱弱數十百之卒與之抗且狙

於睢陳之下祿山遂不能踰江淮而唐以不亡
未嘗不壯之又讀昌黎韓愈所記南將軍急走
賀蘭賀蘭不聽爲之抽佩刀斬指血淋漓席上
已而怏怏辭去以矢射浮屠著甄之半誓破賊
後並擊滅賀蘭嗟乎將軍數旣奇不果至今猶
使人讀其書想見其遺事爲之泫然歔歔泣下
霑襟甚矣其可悲也沒且七百餘年而會稽沈
君鍊來令清豐過將軍故里特像而祠之予問
行縣謁將軍將軍之像岼然熊蹲虎踞若欲躍

而揮戈戰祿山而喋血其間也其所裂眦吻頰
髯髮並上指又若飲恨於賀蘭然者嗚呼豈將
軍憤生之不及擊滅賊沒且啣之故其像然耶
抑亦將軍之忠義其屬人心猶江河之所以流
日月之所以臨固有杳然行乎其間而莫之爲
而爲者耶沈君既祠將軍擢錦衣去卒以上封
事竄塞外迄今猶未返予謹爲之鐫石識其事
嗚呼百年之下有司春秋祠將軍當必有采風
而祔沈君於其側者也予爲系之以詩曰 祿

山擅兵飲河而南州郡爲墟鯢截兕剽桓桓中
丞列壘而守翼以虎將南雲則有小大百戰賊
格不支扶瘡起痍數殲彼旗曠日彌久援師不
至力竭而亡河山爲涕中丞就縛起旋其衆一
呼顧雲雲笑而從當是之時中原鼎沸牽以孤
城賊疲而殪唐室不亡伊誰之功忠義卓礫貫
日與虹維令之來挹雲故里俎豆既闕嗟洩靡
止爰帥邑人始像而事言言廟坦億萬斯祀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劫掠吳越內
地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爲城城完築不數月而
明年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
者曰徐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岍劫峽石
道皂林以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
三戰而覆之於是提督阮公收帳下散卒入桐
鄉城賊復闔兵圍桐鄉當是時海視桐鄉等机
上肉耳吳越人亦危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
過督府督府引劍畫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

君獨不聞周亞夫之委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悍一切楯櫓兵仗火藥薪燭糗糧之屬於諸州縣最且聞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填其中提督公苟從中籍而將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遲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賊盛爲雲樓撞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于亦日恐間以中於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中

人出稱桐鄉今守城城獲以完大略如督府所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楚之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盛湖脅杭以瞰三吳者桐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卒無爲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之相與歔歔涕洟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之有功能於國家可也獨桐鄉乎哉予既異督府

之所以策公與公之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
所以不得如梁故事而疏錄之
天子也因

以其事饒之牲石之左而系之以詩凡四百八

十字公名燕字某安慶人其詞曰
赫赫維尹

綰綬茲邑邑故無城鱗列而室數年以來羽書

騷驛在郊獸竄在野鳥逸尹也爰諮列城而居

筦無一金我何以驅下令邑中分雉而趨富者

輦石貧者供芻旬月之間畚鍤相望顧城爾金

顧池爾湯徙庾百區皂林之陽廼糒廼糧廼積

廼倉謂城無人不可以守爰度隙地井牧其畝

富家鉅姓自外來有曰白曰杵且腋且肘繫居

無何醜夷突至殲彼大將駭彼輕騎乘勝以逼

列壘而峙虎噉城中破卵無異於維我尹多筭

多籌翊彼中丞探甲厲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

爰募苑士以伐賊謀賊為飛車上可棧雲我宵

奪之三百維羣賊為戰樓錯若星屯冶汁灌之

一殪而奔或聞督府狙賊以餌撥鷲之攫獫虎

之噬海甘且啗少奪其氣猶有支黨咆哮以肆

樓而撞竿大可十圍疾擊者三城雷欲墮當是
之時幾不可支戊婦揚干戰士裂眦俄有一夫
偏袒前呼曰能爲緝挽竿而屠賊既詐窮維旃
與旆始萌悔心釋圍解戈中丞既出萬姓孔懌
父抱子嘻姑持婦泣且涕且歌云誰之力猗與
維尹爲邦柱石始賊之來氣若怒颺破檻焚艦
自比蚩尤蕞爾孤城牽制彼醜曳輪濡尾不戰
而走督府乘之其黨遂攜剗若羊豕截若鯨鯢
功成之日獻之 天子錫命元戎傳凱萬里

猶以我尹藐爾小臣斥埃雖謹矢石匪親薄論
其勞書之莫府犒以帑金置之末數邑人憐之
潸然涕洟云何以報伏臘而祠剖圭裂符賞不
及延廟貌如何億萬斯年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

公祠碑

予友王君之戰沒也大司馬胡公嘗疏其事於
朝 天子愍之贈大僕寺少卿廕其子賜祠
如制予聞而爲之哭且哀而海內之士相與移

文而弔且銘其墓矣然大略悲君之才虬龍也
不當死蜴蜥之難而又以君子仕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封疆死則死之君鄉大夫也何爲赴枹
鼓而與將帥之士共死綏也乎予聞而又爲之
哭且哀竊疑君賢者也必有所以處其死已而
副使凌公按兵海上爲君卒祠事因遣其子如
圭來請予志予攜圭復哭圭且號曰君抑知先
大夫之所以死也乎予家海上永嘉場祖宗以
來所世世丘墓與 天子之賜書在焉方海

夷之寇也郡縣之兵已嬰城而守而先大夫爲
伏廟而哭因請於族大父名沛者括其族之丁
與閭里之丁蓋千人稍稍放古鄉兵之法而尺
籍焉海上它戍兵所當輒敗去而族大父獨勒
習先大夫所部署兵禦之于上金斬其首以下
十有六人俘十有四人奪其旗鼓與其騎二十
有五又拔其所虜男婦來歸者百餘人當是時
夷幾沒而予家丘墓得無恙海上諸戍兵亦遂
倚永嘉場爲疆壘明年族大父沛復禦之梅頭

如初而戰且沒矣先大夫深痛之泫然流涕曰噫吾父死矣吾焉得不死之乎於是過廟而哭復縱族之丁與閭里之丁及之千金與戰數合又俘斬十餘級會它寇突至先大夫力戰不能支遂沒嗟乎聞古者君子於廟崩則爲之服言不敢死祖也而先大夫之死爲丘墓也方其仕則死封疆死社稷而士庶人則死於宗廟誼也君抑得無憐之乎且古者士之死不同或重於九鼎或輕於鴻毛蓋非不幸存乎其間而其所不苟於其生則一也故鉏麇之行賊焉而死公孫杵臼與程嬰立朋友之後焉而死屈原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湛汨羅焉而死數千百年來學士大夫之讀其書想其遺事未有不泫然歔歔而投書以弔之者古之人或爲之按其事而書之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大夫之沒蓋於屈原程嬰而上諸君子庶幾近之聞豫讓之赴智氏之難也其妻不識其友識之君於先大夫爲襟帶交能無一言榜之於其祠以慰

白華樓稿卷之七
族之人與其閭里之人過祠而哭者乎予聞其
言而涕曰吾曩故疑君之必有所以處其死斯
言也可以報君於九原矣君諱德字汝脩少慷
慨有大志與予同年進士釋褐初嘗讀于肅愍
公傳輒頷曰吾鄉烈丈夫也推官東昌及大名
及爲給事中及出僉事廣東並傑然有古名臣
風嗚呼使君得志則其所樹立與聲施國家當
哀然與肅愍公日月俱遠矣惜乎未之竟也然
其死也卒亦以勤事亦異也已予特志 天

子之所以祠君故宅並不之及系之以樂章令
里之人春秋祠得肄之鼓吹而歌焉其詞曰
維公之氣兮鬱乎虬龍噴薄雲霧兮而其沒也
於丘中維公之材兮矯乎干將翱翔萬里兮而
其沒也於一鄉誰謂非死兮死以宗廟亦士之
誼嗚呼肅愍兮君所矢志展也其似

白華樓藏稿卷之七



